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六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庚子成化十六年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至京命掌部事

命權豎汪直監督十二團營

大學士劉吉丁父憂　詔起復視事

吉上疏假辭復託外戚萬喜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

音與書勸其力辭不答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

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叅將等官即令直等推舉以聞并速具從征什物待報啟行

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按陜西御史徐冊亦言靖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探知直等意不敢違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提督監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孫博條陳時政并東西二廠旗校中傷大臣

乞嚴禁革忤旨不從

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刋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歳首即開僚屬考語册報巡撫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　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權豎汪直復嗾科道給事中張海等重劾工部尚書王復
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及禮部尚書鄒幹傳旨並賜致仕
遠與復先被劾有旨慰留至是尚書尹旻欲求缺處知
巳乃謀諸汪直復劾去惟幹復令有司給月米人夫視
楊鼎例
二月詔天下學校孔子廟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迤北滿都魯寇榆林
以劉昭為工部尚書
以陳俊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千戶張瑾以寶石求進鎮撫司大監懷恩諷兵部尚書余
子俊執奏子俊畏勢竟題張瑾掌鎮撫司

上命懷恩傳旨用張瑾於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瑾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為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

三月汪直朱永王越率兵襲虜威寧海破之擒擄男女一百七十人斬首四百級以大捷聞敕吏戶二部臣汪直王越出境剿殺虜寇有功直加米四十八石越封威寧伯

御史許進等奏乞照先年王驥楊善事例仍令王越以威

寧伯兼職管事從之

進等言尚書王越原兼左都御史今豪以靖虜功敕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左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君子謂許進名臣而亦附越惜之

四月録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一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

子侄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瑄奏請刑部廣東司事煩添設主事

一員從之

南京巡撫王恕奏乞取回織造大監幷停止珎玩奇貨不報

恕因近年貢獻大多所在騷擾上言古之明君有投珠抵璧卻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珎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卻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珎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不准行

洪謨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敕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

書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修悉
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周洪謨
乃以已見紛更不准

兵科都給事中李玄賜奉使山西回上言代州等要害地
乞設整飭兵備下兵部議從之

巡按遼東御史強珎劾權豎汪直總兵侯謙前巡撫陳鉞
失機隱匿等罪下兵部題覆詔從輕罰俸

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遼東鎮守韋朗并侯謙陳
鉞欺罔　旨下宥之
吳原等劾韋朗侯謙陳鉞等啟釁冒功失機隱匿罪以
祖宗法度爲不足畏以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

莫此為甚雖為御史強珎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懲治為人臣欺罔之戒

十三道御史許進等劾陳鉞等欺罔　旨下宥之進謂各官意在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長樂縣昆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阜通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湧一山廣袤五丈餘其占女主為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但今異乎小耳

七月翰林侍講彭敎卒

敎江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進侍講卒年四十二敎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鬱鬱成疾遂不起

權監汪直誣奏御史強珍行事乖方妄奏被虜人畜之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并差腹心千戶蕭聚同都御史王宗彝往勘誣珍械至京下錦衣衛獄

珍旣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怒掌院事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王越亦來迓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腹心往同延[illegible][illegible]覆勘宗彝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直拉珍

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方發下獄

權豎汪直議征安南職方司郎中陸容上疏極言貽禍不細止之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司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缺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　上旨索永樂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司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按程篁墩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已兵連禍

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
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祖宗之靈社
稷之福斯民之大幸歟
御史許進具疏直御史強珍之寃劾汪直陳鉞之罪留中
不出
兵部尚書余子俊題衍聖公入朝應付馬快舡從之
衍聖公每歲赴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舡廩
給回日無馬快舡裝送而張眞人往回水陸起上馬舡
廩給且有馬快舡從之葢其時方崇道教而內官梁芳
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隆於其所尊如此及郎中
陸容言于余子俊欲優厚之子俊慨然曰是義舉也郎

日題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騎上等馬回日應付
馬快舡裝送於吾道實有光云
八月謫御史強珍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吳原
許進各罰俸三個月
多官廷鞫強珍事皆畏汪直寵焰無敢與辨
命僉都御史秦紘巡撫陝西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山人博學強記無與比時士爲文以奇恠相
高不可句濬主考南京鄉試會試凡恠詞嶮語皆痛斥
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
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

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中正其掌大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縝密過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白鉞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貢欽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十月南京六科章玄應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各劾尚書陳鉞檢邪罪重罰輕乞明正典刑不報

科道言陳鉞存心陰險奸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近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不誅之何以示戒

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隷順德府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朝覲大典不可奏留正官　上令吏部知之

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既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朝覲漸至廢弛明年

來朝并存任官乞嚴加考察或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戒　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

十二月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大監常肴所請造辦均徭餘戶　上命減其半

韶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而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官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

疏曰益衆矣國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國初府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國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國初上用儉朴今百度多麗矣國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國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驅矣國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樽節猶恐無以爲繼況又更起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眷所請六十戶暫與一年以後乞停罷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偕巡按御史錦衣衛勘覆東宮莊田廉以管莊內侍所占田盡歸于民奏上從之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

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衛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悉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罪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如所擬

兵部尚書余子俊以母喪去位

辛丑成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

改戶部尚書陳鉞為兵部尚書

權璫汪直主之旣抵任賣官鬻勳與直為死黨不恤公議

咸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禦虜卻之。
擒賊十人斬首百餘。
禮部奏會試舉人詩易卷多乞各增考官一員從之。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考試官庶得詳于校閱從
之。
二月以水旱霜雹等災免山西太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
并太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七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
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
國子監丞祝瀾上言請天下府州縣文廟皆如南京國子
監制為木主仵旨調雲南廣西府經歷。
上曰文廟禮制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

郎周洪謨劾淵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僉都御史何喬新巡撫山西。
命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兼學士王獻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擢赫取中式舉人趙寬等三百人。
以周洪謨爲禮部尚書。
以翁世資爲戸部尚書。
鎭守湖廣都督王信上撫定諸蠻事宜。下各部議行之。
信言永順保靖二長官司蠻夷。雖曰腹心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鋭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

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饑糧已空機杼方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衆職焉信本寛河衛千戸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亦觧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剿之信巡邊而諭覚不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顙曰累歲被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廝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肖像以示敬

三月以徐溥爲禮部左侍郎謝一夔爲禮部右侍郎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王華黃恂張天瑞進士及第胡玉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張應奎等二百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陶琰孫交王華俱著名

論寧夏擒斬功加威寧伯王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總五軍營署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

巡撫貴州都御史陳儼奏程番知府鄧廷瓚治績異等吏部題覆以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

程番自成化十年新設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䓁吏部求其人得鄧廷瓚曰是前薦知梧州者至則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獠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𨡉

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副都御史戴縉附權璫汪直傳内旨陞右都御史
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災變修省事宜從之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儲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溝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虚文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乞命大臣迎接職方

司郎中陸容以不宜受極論之

容謂進貢禮部事尚書陳鉞必欲覆奏以求媚上容草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乘並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貴異物等語爲據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加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鉞覽之不能奪其議恐拂　上意乃咨禮部時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乃遣內官迎之

四月敕司禮監太監懷恩會三法司審錄囚徒

南京六科給事中周紘等十三道御史陳金等因災異劾南京禮部侍郎李本兵部侍郎馬顯工部侍郎劉俊國子監祭酒王㒤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寺卿李鎔俱不職乞罷黜。上下部悉留之。

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陽春和煦之時。而寒風凄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

四川左參政黃紱率官兵圍崇慶州西寺。捕僧得其奸惡實狀誅之。

紱一日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紱曰。汝冤氣耶。姑散

于闐之至州齋沐禱夢次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綏早起率州官吏兵往諸司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亞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子則分其妻子遂置之法

五月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奏請嚴禁緣邊軍民有潛出境外伐木捕獸者俱謫發烟瘴地方克軍從之

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故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昊其爲

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把守關隘之人知情

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犯人財產

庶奸頑知警。邊方戒嚴。

陝西民饑。叅政謝綬奏詔賑之。

綬在陝築隄引流以利農夫。立橫渠祠以崇儒術。士民

樹碑紀績。

六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

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寺少卿

常過蘇州盜奪其篋問其隷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

擲篋而去歷陞僉都御史卒于官。

直隷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脇下右側裂生一男子。

逮陝西巡撫秦紘下錦衣衛獄。詔釋之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撫河南。

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悉擒治之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其欺淩親王。上震怒逮下錦衣獄命內官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之嘉歎良久。

詔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七月汾州王貢錝奏求書籍。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騭孝順事實與之。

八月北虜亦思馬因寇大同。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克總兵官率兵赴宣府調

度擬贓。

禮部尚書周洪謨奏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妄議曆數下

錦衣衛治之。

正巳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失差。

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

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

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盈虧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

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

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

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

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

一章十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敕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　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詳看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巳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巳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亂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巳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　詔正巳不諳事體妄議曆法錦衣衛其執治之

順天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詔雲南兩廣守臣嚴備安南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呑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僞敕車里宣慰司殺滿剌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人僞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王姓者亡命爲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舡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

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黠迹其所爲盡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

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
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

通直隸鎮海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舡
往來江湖中販鹽爲盜剽刼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
奉命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
歸於是昂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
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　詔通等聚衆
刼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既投首俱減等通斬首西
市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十月廣東左布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學于朝下部知之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請祠宋儒胡瑗下禮部知之

瓚言胡瑗揚州如皋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敎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於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佑樂議口義中庸繫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於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專建祠

嚴遼東馬市之禁

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求市至是鉞為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

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盖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条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巡撫河南都御史秦紘密疏權豎汪直多帶旗校擾民

上釋之

紘旣抵河南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爲屈汪亦知重之不爲較紘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其廉能上以紘疏示汪

汪叩拜伏罪稱其賢不置

十一月。御史許進具疏鎮守湖廣總兵李震寃狀。上是其議。卽日誅道士於市。

道士以黃白術干震。不遂。怨之。誣首李不軌事於直。謂李同南京。舡泊洞庭湖數日。招夷軍爲亂。直奏逮李氏百口至。諷錦衣衛鍛鍊成獄。上疑有寃。命都察院勘問。皆畏勢不敢二詞。進審知無實。卽自具寃狀以聞。上是其議。謂如此類寃枉者甚多。禁校尉不許再妄訪緝。卽日誅道士于市。李氏百口獲全。直怒進。日令邏卒偵于門。無隙可指。後竟以章疏字訛奏。進被杖于午門。幾殆。

貴州程番知府鄧廷瓚奏本府學校士人子弟在學者乞

歲貢一人。上嘉納之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置生徒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改河南巡撫秦紘撫宣府。

時虜患方劇。日夕講求邊務。謂禦虜莫如自治。乃謹斥堠明烽火。蓄威養銳以待之。邊境恃以無虞。

開設廣西府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吳誠薦提督太和山湖廣右參議韓文改理司事。從之。

文以直言爲尹旻所忌。久不敘。會九溪酋長白嘴舁與

鄰境爭地相攻。撫按屬文往視其爭遂息。歷七年。以右
轉左鬨者駭然。
命威寧伯鎮守大同。仍與太監汪直提督各邉軍馬。防守
虜寇。
初越等在宣府。乞班師。兵部陳鉞如其所請。會巡撫宣
府秦紘奏虜數出沒。故有是命。
戸部尚書翁世資懇疏求去。加太子少保。致仕。
福建按察司僉事章懋考績至部。懇求謝事。吏部尚書尹
旻特為具奏。從之。
壬寅。成化十八年。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糶常平倉糧。

時歳饑米貴南京户部請減價糶以濟民候秋成平糴還倉

二月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白昂奏勑沿江要害守備等官互相應援并請關防以便行事遂爲定式

總督两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奏交趾不可輕用兵從之交趾侵老撾連歳戰爭衆疑其謀入寇勑詢英處之之宜英奏曰交趾蕞爾之國不過與老撾爭地爾遣使諭之彼當悔悟不可輕用兵上用其言交人感愧上表謝罪且貢方物

三月勑蘇松淮揚等處巡撫都御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衆口一辭皆稱革去西廠爲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忻然珝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部尚書陳鉞欺罔害人實狀　令鉞致仕儀閒住鉞子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儀言陳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罔倚法弄權尅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弢情鉞輒報於汪直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受錦衣衛千戶恃勢爲非　上免其劾閒止從輕罷之

南京國子監祭酒王僎以九年考滿陞南京吏部左侍郎。
時吏弊滋甚。每差撥則呼爭於庭。乃按舊式參以時宜
著爲定規羣吏慴服。

四月琉球國中山王尚眞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
南京國子監讀書。從之。
禮部循例以聞。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
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
中國禮儀丕遷王化。

東南大水。士民咸乞巡撫王恕奏蠲歲額。恕時議國計不
可欽。設法通融措處省各郡數十萬。
舊制應天鎭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

免欠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恕乃爲之損益
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賜晉王書戒飭永和王儀賓劉欽違例奏擾。
勑王。今欽奏要將已故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
祿米四百石。自已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
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
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以爲此矯激虛
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江西有大獄。連引千餘人。 命刑部左侍郎張鎣會巡按
三司勘之。
五月。己巳朔。日食。

巡撫山西都御史何喬新奏敕清理刑獄。喬新辯沉冤察隱慝咸當人心律重情輕者具以聞多得末減。

以兵部左侍郎張鵬爲兵部尚書。

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德乞爲國子監生不允。上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其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擾。

六月四川右布政使黃紱奏乞開建昌銀鑛許之。

兵部尚書張鵬奏敕廷臣各舉實將官具名以聞否則有

罰從之。

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年久寖廢。或舉亦未盡公。故鵬有此奏。

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褘。

命中官會巡撫河南都御史孫洪按歸德州黃河退地千頃據僉事高銓抗論當還民從之。

黃河退地。爲親藩所據。州守以負租被訟。朝命按之銓謂負租宜當其守遠制罪。地則還民爲業。中官怒出惡語脅之。銓執不變。後親藩亦不以河退地請其官長私託于長史。欲分其半與之。銓執以爲當還民。民竟賴之

八月。兵部尚書張鵬等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

銃等物徵車輛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致煩費　上是之。

改威寧伯王越鎮守延綏。

司禮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棨軍舍孫智前往常州府要截江綱古書一部。盧岐僧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蹟書畫尋來進用。

南京刑部左侍郎張瑄以九年考滿陞本部尚書。瑄在部執法。如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犯贓罪。徽州富民許通叟強奪人田。當道爲之請囑。不聽。咸正以法。

閏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鄖襄。

詔兵部自後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叅操。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　上
曰國家倣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寓兵于農之意
也地有定額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
于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
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林聰卒于官諡莊敏
聰在景泰中以直諫名後附汪直誣馬文升不免浮沉
之議云
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廢儲而立其子令
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閩
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以聰爲太子司

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尊顯諛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于狀。豈不殺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莊晚雖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以遭變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蒲都魯可汗死。亦思馬因立把禿猛可爲可汗。

庚戌。金星晝見于申。

浙江邊海軍士缺月糧。人心洶洶。左布政劉璋徑支巡撫王恕積貯餘糧銀二萬五千两給之。

軍士欲棄伍赴省陳告。璋聞之。曰。此輩一行。動以千百

計而無有統領之者恐貽患地方亟遣人告之曰錢米區畫已定早時即支給矣敢有擅離部伍者罪不輕貸時巡撫都御史王恕積貯各處餘糧價銀計數萬兩璿徑支二萬五千兩散折軍士十月糧然後移文巡撫請受擅支之罪恕知其無他不之罪也

遣少監孫端齎敕諭晉王

敕示王玆巡撫奏慶成王府奇潤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幷奇潤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敬不奏之過數奇潤以前項罪惡降奇潤爲庶人

十月詹事彭華爲其鄉人所訐詔宥其罪停俸半年

浙江左布政劉璋奏諸郡歲輸戶口食鹽鈔乞令照依時價輸米或以充軍儲　上允之

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銰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禮部尚書周洪謨奏烏思藏等處各給符備填貢使物數仍識以印至關驗放　詔從之

洪謨言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無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于上仍識以舊賜金印

至關驗以防詐僞。詔從其議其費省。
遼東守臣以擒虜幼男女來獻者悉分給中貴兵部尚書
張鵬懼將士貪殘以啟邊釁奏禁止之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華盖殿大學士。戶部尚
書劉珝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爲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事彭華少詹事王獻侍講
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于璧劉規于朝
時一男子行東闕門號呼璧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
以御史但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爲輕率自

㸃姑宥其罪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本身令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之言已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癸卯成化十九年正月甲午朔

詔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于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禮部尚書周洪謨奏乞改造璿璣玉衡以備占候從之。

洪謨言書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乞改造。既成有金酒寶鈔之賜。其手製圖。以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

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

初郎中考滿三載當國者以太僕處之。大夏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官。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纔入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而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不能奪。抵福建。奉 敕巡海。海道兵久弛。而

倉儲倚于勢要卒難就理大夏曰在得人耳誅于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寨兵造戰哨各若干艘緩急與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舘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命浙江蕭山縣祀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于德惠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修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

所傳誦云。

復前兵部尚書項忠致仕。

時陷忠如汪直陳鉞次第皆敗。　上察忠枉。復其官。

四月。陝西巡撫阮勤奏請修治周公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祠。并賜祭。　上命周公廟春秋二祭。亮等俱歲一祀。

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葛亮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圮乞修治并賜祭。　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

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修
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修
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祀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
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詔戶部行南京戶部給發支鹽引目

南京各衙門弁吏赴兩淮運司關支戶口食鹽該吏通
同勢豪影射貨賣為奸利各違限年久屢催不報自成
化十七年南京戶部尚書黃鎬許奏積弊至十八年奉
命行南京戶部編造勘合底簿行各運司等衙門收掌
給與商人支鹽敢有新舊那移者官吏俱坐以枉法贓
罪

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奏小王子欲入寇。乞將舊所統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兵部尚書張鵬覆止之。

直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韃靼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住。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敕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各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

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山西連旱民饑米價騰踊巡撫都御史何喬新發倉粟三十萬石減價糶之。民賴全活不可數計。

六月調權璫汪直于南京御馬監。

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上降敕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

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久旱漕河淤涸　命戶部左侍郎潘榮督治濬通運舟

七月起前兵部尚書服闋余子俊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堊提督南京學校

八月應天府尹魯崇志卒

崇志浙江天台縣人故僉都御史穆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附勢以干進云

中官阿丑惡權監汪直恣惡害人以詼諧諷諫　上悟之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肯立躋榮顯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罵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上微哂焉

御史徐鏞等劾汪直等欺罔弄權　上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

鏞等言汪直與王越陳鉞戴縉吳綬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　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剿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晴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達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　九重宵

肝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 上納其言下法司議之

汪直有罪罷削王越威寧伯追奪誥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鉞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都指揮使吳綬都革職爲民工部侍郎張順致仕僉都御史王宗彝降四川左參議。

初越縉等諂附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俸王崇之趙良張金吉方賓沃頫馬文升強珍張銳王齊等皆罹其害至是公論快之宗彝以萬安曲庇故獲降用。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佘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兵部尚書張鵬奏將領私役之弊故　命核之。

調廣東左布政彭韶于貴州。

韶在廣東持正不假借中官。如鎮守顧恒監船常春握民皆疏論之。銜甚。至是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戶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復上疏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司瀕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親追送數里外者。又若千人巡撫朱英贈詩有獨有全城臨發處西風臨轍鳥聲酸之句。蓋貴藩竟九閱月因俗爲之設施貴人安之亦如廣東。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贊等一百三十五人。

主考學士倪岳侍讀董越。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儲巏等一百三十五人。

主考左諭德張昇。

九月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王朝遠累章乞休准致仕。朝遠在鎮常輕騎巡邊考卒精壯者千餘補各屯增修屯堡擇廉吏主市平其物價彼此獲利夷人大悅。

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予告。獻章廣東新會人巡撫廣東都御史朱英等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言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

舊疾未平，未能就職，毋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上特授以翰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為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盖，列騶開道，無復故態。楊惟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譏，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陞湖廣左布政鄭時為右都御史，巡撫陝西。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等奏太監汪直偏信陳鉞等誣陷侍郎馬文升、學士江朝宗、給事張良張善吉、御史王崇之、強珍、沃頖、張銳、陳遵、覈主事、方賓、按察司副使王齊，乞復

各官原職召還。仵旨。各停俸半年。
裕等奏。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及錦衣衛指揮吳綬之言。報復私讎。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謫外。且累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王崇之。强珍。俱奏鉞邀東冐功。致仵直意。謫戍。調官。給事中張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頖。張鉞。陳遵。教。按察司副使王臻。皆以仵直官校。被綬文致其罪。或除名或遠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年。
十月。革錦衣衛帶俸都指揮王時爲民。隨居安陸。
時。前威寧伯越次子。

以張鎣爲刑部尚書。
太監李榮傳旨陞僧錄司繼曉爲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
以李裕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事敗白文升之寃始復其官致仕至是命撫
遼凡三徃東人思之。
禮部奏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乳婦止于本府所隸軍校之
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時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婦甚爲害。
故奏請通行。
以廣東右布政陳選爲左布政。

詔責忻恒王見湏戴民巾讀書改過家奴安童依律斬之

見湏與安童淫戲數同王卧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勘實擬罪奏至　上謂見湏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敕切責

南畿巡撫王恕疏劾中官王敬段英千戶王臣等損國害民重罪乞明正法典　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衛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伏誅

初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屢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舍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目相

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藥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否則不能。其術盍與王弼略相似。不知其殺幾人也。後往北京。拳內援得見 上。歲辛丑。 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爲元寶。錫二千餘錠。凡江南書畫玩器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二人者本無所識。所在奔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數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云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于校官。

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焰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恕知而大喜疏奏近見內官監太監王敬齎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藥餌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其王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氷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府索銀二千兩

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舡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又言昔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肩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傷和氣而召災沴 上乃詔

械敬三人論罪斬臣于市中外稱快而太監懷恩竭力扶持之。

保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軍治私宅因中官阿丑諷上即撤工賄東廠太監尚銘免罪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僉宅子由是　憲廟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銘得止。

吏科都給事中王端等言三載黜陟乞諭吏部榜示凡揭帖報失實者連坐下部行之

端言合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

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巡按揭帖在諸司。則恭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傾陷毀譽失眞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雲南巡撫都御史吳誠卒于官。 命撫諭木邦都御史程

宗代之。
初木邦酋長罕宏法孟養思六與孟密曩罕弄母子累歲相讎殺。雲南守臣奏乞調兵討之。朝議以爲不便。宜遣都御史程宗往諭。乃卽其家 賜以璽書而行。奉敕旨諭之。折其辯說。及見曩罕弄。復責其擅相攻擊之罪。皆頓首服。乃具奏。始設孟密安撫司。以材寨歸木邦。不相統攝。西南遂無事。朝廷嘉之。轉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仍巡撫雲南。贊理軍務。
十二月。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
榮充正使。乾亨充副使。往滿剌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

以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蔭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陞修撰謝遷爲右諭德、

吏科給事中王竑等御史張稷等各言內降恩典大濫乞一槩革除。幷明正其罪。上以自有處分諭之。竑等言爵賞天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 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夤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 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黜罷。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

史册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絶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字而濫授文職有不操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端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改南京刑部侍郎屠滽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己丑朔星變勅諭羣臣同加修省指陳時政利病

朝覲官羣趨中官尚銘門進贄儀湖廣按察司張悅獨不

徃銘衛之。

尚銘在東厰刺事。多被其誣累。故入覲官畏之。銘日伺

悅動靜。終不能媒孽其失。

廣平知府秦民悅以九年考滿。民立生祠。求大學士劉珝

紀政績祀之。

民悅於成化十年抵任。剛毅開敏。多直氣。能卓然自立。

政出公平。而百廢修舉。士民宜之。如檢勘荒田馬地。共

三十餘頃。辯冤獄。活一十九人。招流亡。進六千戶。皆焯

在耳目。

以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爲浙江按察使。

珊督陝學政。如南畿。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

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傳誦至今。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萬祺卒。

祺江西南昌人少爲縣學吏以會星命擢鴻臚序班陞吏部主事。天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母憂起復爲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嘗易州廠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居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大駭物論一時大臣不能救正科道亦噤不一言人心殊爲不平但祺爲人謙約故得保全云。

械司禮監尚銘杖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
銘本汪直所屬誅入司禮監掌東廠事害人至是籍其
家得金銀寶貝皆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
南京十三道御史孫需等劾妖僧繼曉以左道蠱　聖心
請正典刑逮繫廷杖尋釋之
吏科給事中王端等奏劾太監李榮蕭敬既黨汪直又黨
尚銘乞絕其黨　上以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諭之
端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
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為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
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
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

汪直引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故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賄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眚入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 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

錦衣衛軍餘貴鐸訐太監尚銘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 詔勿問

鐸言銘用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取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辨 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贓已入官連坐者置

勿問鑄業巫祝家素貧與內局人匠凌安徐茂輩市青紅石飾爲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暱者以進互相估直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屋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虜亦思馬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軍務兼督糧餉同保國公朱永率師禦之。

虜擁衆入寇報威寧海子之仇守將失利故命子俊禦之。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於灰溝。

北虜犯邊何喬新設伏兵于灰溝營虜至不覺伏起戰敗之斬獲甚衆以功加陞左副都御史。

命戶科給事中李孟暘使占城。

初占城爲安南所侵其王爲安南所害朝廷遣使封王之弟齋亞麻勿菴未至而勿菴死其臣提婆苔者攘所封印故復遣孟暘封王之次弟古來比行孟暘上言占城險僻安南之構兵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萬一不順損中國威宜縱其來使傳命古來仍勑安南悔過

上悉從之乙巳遥擢本科都給事中留廣中數年卒致古來厓州而定其封。

命詹事府彭華左庶子劉健主考會試賜宴於禮部。

撒棘取中式舉人儲瓘等三百名。

以右副都御史佀鍾巡撫保定等處。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旻白鉞王敕進士及第。儲
瓘等九十四名進士出身。吳叙等二百三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邵寶喬宇儲巏王雲鳳蔡清俱著名。
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
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大風雨雷雹壞民舍。民多壓死
整飭邊備余子俊請宣大削山築墻建墩挑塹下詔議之
四月。陝西大饑。巡撫都御史鄭時奏請發襄陽糧及內帑
銀各數萬賑濟。從之。
陝民採桑榆而食。或父子兄弟相噬。時檄布政司等官。

分守城四門給饑民食無敢侵漁者流民安堵病者咸起時每朔望必至文廟行香升明倫堂令諸生講書遲久撤案人問其故時曰方今人情洶洶皆欲爲亂在諸生旣有賑又儆省以遵王之義異言不作何由起亂人心果定而民戴之如父母上特璽書奬勞及符移六道周諏民隱興堰減以佐耕如疏決平涼利民渠功大費省民多感之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同知李蕚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

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員督理糧草禁革奸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

有是命。
起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外戚宦官庄田多占民間地土。繼宗奪而還之。權貴歛迹。
改南京兵部尚書陳俊于南吏部。
命江西貴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改江南巡撫王恕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上以大同失機。逮總兵都督許寧。巡撫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鐘新于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卽
遣人報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
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
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鐘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充總兵鎮守代州三關
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懐仁
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値賊營時賊
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勵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
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死戰銃弩齊發呼聲震天地
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
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振

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稱職

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 命毀之仍遞回有司治罪

詔遣例爲人淨身李安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廠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督戶長收管

山東黃縣民李安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年十歲皆倩安閹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閹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閹者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其獄上請

六月右春坊贊善陳濟卒

濟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遊鄉先生謝應芳之門。旣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于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畿內及陝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侍郎徐溥代祀嶽鎮河瀆諸神。

南京兵部右侍郎萬翼。以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

以戶部左侍郎潘榮爲南京戶部尚書。

調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於南京都察院。

都察院自戴縉阿附汪直。入掌院事。士論不齒。故各道

横恣風紀蕩然裕慨欲正之嚴束各道甚或朴戒之由是臺中肅然亦緣是得謗

七月兵部奏令遼東守臣諭泰寧等衛夷人循舊例從永平喜峰口入貢從之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兵部奏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者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陞貴州左布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韶繼王恕後鎮之以靜吏自不敢犯科而民益樂其愷悌

召山西巡撫都御史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陞浙江左布政劉璋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將行浙民不忍舍留靴以識去思

召宣府巡撫僉都御史秦紘佐理院事

八月總督宣大軍務余子俊奏請命工部製戰車從之

子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府地方多平曠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缺處以鹿角榨補之乞勑工部量運生熟銅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

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於廢。至嘉靖中、建議者紛紛、堆積房庫、徒費錢糧。

吏部考功主事儲瓘、以父老懇求改南京吏部便養。從之。

授直隸蕪湖縣老人張禮爲繁昌縣荻港巡檢。禮先後捕獲鹽徒强盗二百餘人、應得九品散官、撫江都御史白昻奏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己酉朔、日食。

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兩以備賑濟。　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十月、刑部員外郎林俊劾權監梁芳引用妖僧繼曉、以左

道惑　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毒害生靈請誅二人以謝
天下　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
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芳以秘書進得被殊眷發內帑
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極論繼曉本
一憸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
事敗挾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啚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
師多方夤緣誤蒙　聖眷疊賜異　恩五尺兒童切齒
唾罵敢復無所忌憚惑亂　聖聽發內庫銀數十萬兩
創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
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
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軍

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臣謂不斬繼曉異日
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傾覆陰很引用邪佞排
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竊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
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
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私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擾
害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金寺虛耗內財飛
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　陛下遍脅屈從是畏天
下議已以　陛下專醜聲耳言甚激烈　上怒不可測
俊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于闕下尋加刑俊對愈厲
後府經歷張黻上疏救林俊併下錦衣衛獄
黻言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萬狀凡有世道之

憂者惟恐　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敢盡言耳今林俊
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爲諱豈朝廷之福哉
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日張讜論無隱　詔責
黻回護幷逮于獄令杖三十
太監懷恩哭諫救林俊等觸　上怒用御硯擲之徑歸卧
于家不復起視事
林俊二人事且不測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
殺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之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
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將失天下之心奈何奴不
敢奉　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
知我宮中事用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

凡恩脫帽辭於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上
乃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人謂鎭撫司曰若等諂
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歸臥于家曰中風
疾不能視事。上命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觧
詔降林俊雲南姚州判官調張黻雲南師宗州知州
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勢方熾無
敢言者內閣三人萬安邪媚劉珝狂躁劉吉陰刻值昭
德恣橫好奇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
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諍救時有紙糊三閣老
泥塑六尚書之謡俊等二人上此章直聲震海內
陞翰林修撰吳寬為右諭德。

東廠大監陳準自縊死。

東廠自尚銘弄權害人，中外切齒。準直隸順德人，爲人平恕清儉。及銘敗，代掌廠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幷籍没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屢日，整衣冠閉門自縊死。士論惜之。

山西陝西等饑荒，大學士萬安上言，令生員納粟入監，考滿官員納粟免赴部給由，預備賑濟。從之。

安言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粟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品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績牌册，幷通關

僉人繳部安奮謀國如此世事可知。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乞復林俊張黻官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
恕言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两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　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固天命

可永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部尚書余子俊

救子俊謝不敢至是恕上疏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陞陝西左布政會能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內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

華殿書辦

凡加大臣保傅皆賜勑授之旻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

命則旻之素行交結內宦可知

妖僧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毋

終仍出供職

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不容于公論故爲陳乞被恩以

來每有納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萬全右衛百戶常瑛伏誅。

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忠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資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常瑛曩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宜下戶部議行之。

倫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

安瓜州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

奉勅督運俱從之

總漕副都御史劉璋運糧一十七萬以賑河南饑荒

時河南數州饑饉戶部主事張倫上言宋之漕運皆由黃河以達汴今倣此法運漕河之米往賑之有　旨命倫督運十萬石璋督運七萬石倫盍不知宋之漕運江

不入淮淮不入汴以黃河之險非江淮之舟所能濟也

璋乃造巨艘而高大其帆檣募習黃河知水者操之

封罕慎爲忠順王入哈密

自成化十四年速擅阿力王死其子爲速擅阿黑麻至是守臣謂其國已易主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畏兀兒種都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爲忠順王遣送入哈密守臣及諸與事者皆賞賜金叚有差未幾阿黑麻怒曰罕慎賤族也安能爲王

十二月陞湖廣按察使張悅爲都察院僉都御史

自悅入覲不往見東厰尚銘及銘敗而其名益彰

署戶部事侍郎李衍奏山東河南北直隸連旱當輸邊粟

者請輸銀太倉以太倉之粟轉於邊從之。
衍言山東等處連旱穀無所出州縣當輸邊者數槩銀
就糴以輸米踊貴斗至數百錢然亦無麤石賣者而官
吏催督道路旁午勢甚張皇宜從便宜濟之。
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
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爲僧道者輸粟賑濟給
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疏請敕工部重臣修築挑水堤岍疏濬汶
泗諸泉。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郎李濬
往董其事。
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

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懐慶地方築堤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兖州等處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隄岍汶泗洸河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敕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諳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修築疏濬

陜西耀州判官張昚吉以方術託太監高英轉聞於上特陞兵科都給事中

昚吉四川涪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爲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不遷遂忘恥干進爲科目之玷

命有司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

信民浙江新昌人。由工科給事中。擢廣東左參議以註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於朝爲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爲之請。上

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

詔求直言。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

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

梁芳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內降復其官。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妖僧繼曉好人李孜省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不報。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贓敗。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夤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寺丞。守隨回朝。劾孜省等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

祀。命改上林死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
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僧繼曉者
湖廣人。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貪緣梁芳
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珠十餘。金寶不
可勝紀。
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勸上正心修身。斥絶方士釋
老。不報。
進士敖毓元上言四事。勸上愼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
名器。不報。
戸部主事周軫上言八事。勸上誅元惡以快人心。減内
臣以清朝政。不報。

兵部郎中崔陞蘇葦共疏星變由閹豎干政妖僧蠱惑援
庇憸壬寵遂忠良所致尚書王恕不宜置之南京不報
內旨謫張吉雲南景東府通判丁璣貴州普安州判官除
敖毓元雲南臨西縣丞

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
于屏吏部皆不敢陞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尚書尹旻余子俊周洪謨張
鵬張鎣劉珝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大理卿田
景暘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上下該司知之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近倖干政大臣不職并斥方士
道釋如鄧常恩李孜省繼曉董乞通行革去　上批梁芳

韋興、陳魯姑已之殷謙等令各修省鄧常恩繼曉革爲民

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大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差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鎭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韋興陳魯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鎣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溫董或老懦無爲或清論未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李孜省董尤中外所切齒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上言乞罪孜省治梁芳之罪斬繼曉以謝天下并去傳陞冗濫　勅曰所說事官姑不究繼曉

齎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繳來。

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五百

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

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

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貪財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

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

侄也。有何勳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

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

類。難以悉數。倖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

以星變赦天下。

詔出傳奉官御馬監太監張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奉不動

敏袖疏來謁跪于庭太監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爲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聾聞此言不敢吐氣居家中氣而死

兵部尚書張鵬等應詔議鎮守長中官勢奏令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俱地方有事　詔存留不動

鵬等奏過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量減五府

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 聖裁。 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君子謂鵬直言疏石亨董至掌兵部不能持正惜之。

二月。北虜小王子大入寇大同。邊將失利。 命定西侯蔣琬為總兵。戶部尚書余子俊提督軍務。率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

琥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

出臨邊大耀兵而還

詔總督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仍舊

敕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視紫荆居庸二關

時虜殺將士驚駭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銳礪器械爲戰守備嘗獲虜諜知小王子嘗在邊守者多老弱又請選精兵間道出擣之會虜潛遁不果用

巡撫宣府都御史李岳請暫止修墻工詔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岳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修邊爲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待豐年事下兵部尚

書張鵬等以爲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 聖裁。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言請敕吏部。查因言事降黜者悉令復職并行巡城御史不許巧技邪術之徒潛住京師。
詔所司知之。
德王請棻南旺湖不許。
內府十窖俱罄懸。上指太監梁芳韋興等以竭帑藏責之。
初內帑之積凡十窖。窖凡若干萬。盖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及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

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俱罄懸欠之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而言曰臣爲 陛下造齋天之福何爲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 陛下後世齋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一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一言于昭德昭德勸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

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　詔往鳳陽守陵恩旣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訴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不對劉吉亦默然　上又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

三月泰安州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宮得喜乃觧　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宮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爲東

宮選妃不易太子矣。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事宜從之。

內一事欲將各處納米監生分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送各處提學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四月改總漕都御史劉璋撫治鄖陽。時流民嘯聚廷議恐其滋蔓敕璋往撫治之。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

詔禁浙江温台處三府并金華府江西等處溺女者鄰里具首發戍邊方。

温州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温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子

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
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
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宜悉曉諭如瓌言。
上曰。人民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費。戕恩賊義
俗之移人一至于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
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鄰里
首發。
命都督同知王信提督漕運。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乞休。准致仕。敕馳驛以還。有司月
給米二石。歲給人夫四名。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賑濟山西饑民。

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什四五命喬新往賑之許便宜行事喬新乃請於朝發
內帑并賣淮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民及僧道士得粟數萬石選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爲塚葬之又僦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餘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

命戶部左侍郎李衍總督陝西三邊軍儲兼賑濟饑民時關陝不雨三月矣齋心默禱所至天輒雨又引渭水爲渠經行百餘里以利民居是歲大稔賴以全活者甚衆比還
朝復具圖以進
上喜出寶鈔四千貫賜之

五月陞順天府巡撫僉都御史楊繼宗爲雲南按察司副使

繼宗在順天得罪外戚宦官欠銜之及順天府河治中陳翼以繼宗屢拒絫見不加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覆奏 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問

江西南贛盜起陞廣東按察使閔珪爲僉都御史撫治

內旨改大理寺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韶撫蘊松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從中改之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報便宜發粟賑

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布政陳選奏近詔例免。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貿貨海上詭稱蘓門荅剌國貢使太監韋眷利其珍奇許焉布政陳選發其僞逐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令防秋畢日還京。

六月。戶部尚書致仕楊鼎卒諡莊敏。

鼎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歷陞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預徵邊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綏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仕至是卒諡

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竟爲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惟不襮閒鑽一節。有可疵云。

陞福建左布政李嗣爲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湖廣左布政黃紱因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不忍派民。以庫積餘銀充之。

紱在湖廣。値勢豪馬快舡逼銀萬兩。又荆王奏徙墳塚。悉革不從。地方賴之。

七月廣東左布政陳選奏止進貢狻猊。禮部覆奏從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進狻猊。選奏國體所關。甚非細故。止之中官。旣嗇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爲阻抑。

怨益深。

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以修邊墻責成邊臣。上從之。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卽以曩在延綏曾修邊墻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略。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定地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亘一千三百二十里三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告成工。視昔延綏修邊之費。雖多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卽勑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付任于科

道討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僉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諠然不平僉有自云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朱英卒于官英在院會星變首陳八事多人所不敢言者上皆納用及有疾侍郎何喬新適奉勅賑饑晉陽聞其遣使奏事即召使至寢室手書勉何大略謂民饑盜起可憂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病已亟字半不成三日卒君子謂其忠愛之心斃而後已云

八月己卯朔日食

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修宣大邊墻墩臺計糧豆銀鹽數目下戶部議之

子俊奏計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許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敢再勞宜准巳運宣府者除放之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之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於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于順聖東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瀟奏羣牧所千戶朱全十百二歲致仕父信一百八歲而終　詔賜米十石絹二疋

上曰老壽之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進全階為宣武將軍

九月。陞右副都御史屠滽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遣錦衣衛官校逮及前兵部尚書韋職爲民陳鉞下錦衣衛獄、仍放爲民。

鉞既罷家居、寡嫂孤侄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珊瑚諸異器所俘之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獄鎮撫司鞫問、人皆爲之危、鉞乃洋洋然對於衆曰、金銀實有之、但當時分遺其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遺其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戰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

大學士劉珝致仕。

珝與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皆北人爲一黨萬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詆。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乃御筆也。啟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留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覃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謫閔珪爲廣西按察使。
珪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芘豪右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會妖人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

改鄖襄撫治都御史劉璋巡撫四川。
四川乏糧儲時有例許農民入粟補吏。璋命有司聽其納銀。且減其數。旬日間得銀數萬兩。而至者亦多。隨給以平糴。歲足軍需。仍餘米八萬餘石。

內旨降戶部侍郎秦紘爲廣東左叅政。

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司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屢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

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　勑兼管嶺西道

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巡撫山東副都御史盛顒致仕。

廣東左布政陳選奏太監韋眷不法事。下都察院知之。

選奏番禺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韋眷出

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

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知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

史宋旻勘報。旻畏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勑加太子太保劉吉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詹事彭華爲吏部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辦事。

以副都御史劉潺巡撫遼東。

以副都御史何經撫治鄖襄。
詔軍民葉玘靳鸞發人墓取髑髏骨爲葛巴剌椀罪同支解即誅之錦衣衛嚴加緝捕。
玘等假以西番所產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載發墓者罪死況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同當即誅之。
常州旱災免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南道御史李侖劾守備太監郭鏞擅入後湖取魚不

報。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

詔淮揚滁和產馬納價。

兵部覆議前巡撫劉璋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產馬小弱許令納價。廬鳳并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

戶科等科都給事劉昂等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各劾兵部尚書余子俊勞民費財。　命工部侍郎杜謙勘報還奏革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昂等言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

創爲額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扒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于事。雖侵欺之罪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妄費邊儲之戒。欽等言。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于審時。急于功利。乃于凋弊之餘。輙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俾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

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餘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言政令宜信不宜數改不報上年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貟緣復進用故恕言之語多激切忤　上意

三月南京國子監放回琉球國官生蔡賓等省親

中山王尚貞咨禮部官生蔡賓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省親禮部覆請　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其即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虜寇開原

巡撫順天副都御史彭韶上言二事下所司知之

一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多切時宜

四月前兵部侍郎養疾在家李敏因河南大饑疏救荒數事詔起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

改掌都察院事右都御史屠滽于南京都察院

李孜省黨以私事誘之。

封金玉二闕眞君爲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靈濟宮祭之。

太常奏靈濟宮金玉二闕眞君祭祀舊例俱用素羞近加封爲上帝。宜用牲醴。　上曰。今後遇朕誕辰用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文升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册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歲報之法不須造册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

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册書圖仍舊。上曰可。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太傅。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衛獄。既而吏科給事張雄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昶送銀五百。兼管糧運。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璲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汚之跡。夫旻父也。龍

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衡。事旣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剛。大章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璲王範於午門前拷訊明白。故罷之。陸容謂尹旻推部堂。必先掌科掌道。若舉部屬。亦必出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多置要地。故朝士乞籍其家貲之半。賑濟山東之民。以懲之深耳。

逮廣東左布政陳選。至南昌卒。

時太監韋眷因選具奏勘問未結。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擿選黨比高瑶。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

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受畏眷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聚。令誣執選。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滅公義。俯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命錦衣衛僉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

廣東布政司黜吏張聚訟布政陳選寃狀。不報。聚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亦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
羅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
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
韋眷逼畨取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
激貪儒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
鼠兩觀。以致韋眷橫行胸臆。摧皞清節。蠱惑聖明。勘官
李行承眷顧指。鍜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
觸法。爲選罷黜。是臣旨取。乃眷也妄意臣必憾選以厚
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
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
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夾顴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

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其妻爲夏姬。訴夷齊爲盗跖也。本年續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華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蒼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横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

廉之士。哲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鎭守。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盖篤行之儒。爲巳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六月。六科十三道劾工部尚書劉昭。奸險剛愎。上留之。尋改戶部尚書。

科道劾昭心術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旣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于法。上曰。劉昭不能謹愼。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以李裕爲工部尚書。

吏部右侍郎黎淳遇傳奉中官諷令勿陞陳補奏疏淳不可仍奏之。

故事內批出承行者必陞陳補奏疏以防奸僞時中官用事除授浸廣故諷之。

七月調太常寺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

東厰緝其附尹旻父子得京堂。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諡文毅。

輅浙江淳安人中三元政頗持正馬文升稱我朝賢輔商輅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至錢溥作禿婦傳譏之黎淳以易儲事咎之彼時事權在王文輩難責備于輅

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為湖廣桂陽州同知。

芳與尹龍為同官。甚密。會兵部郎中劉襄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為草奏。尋為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衛獄。降調外任。

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為吏部尚書。

擢浙江叅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

寅松江華亭人。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民無聊。宜在賑恤。臨淸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為害不小。宜選大臣鎮守二州。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

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鎭臨淸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嘗爲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座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

巡撫井𥹐都御史魯能卒於官。賜祭葬。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擧人羅玘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侍講學士李東陽是科得石瑤傳珪羅玘皆著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擧人陳鎬等一百三十五名。

主考庶子汪諧諭德程敏政是科得吳一鵬秦金吳儼

張琮。

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革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

恕屢忠諫忤旨。留中不出。中官梁芳輩排擠不已。故就顯疏批曰。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郎。

璟與侍講焦芳有舊。故責及之。然亦由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屬李孜省爲之也。

詔誅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食人梟首示衆。

瑾等因歲饑荒。行旅就其家憩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

人亦執刀相助前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

工部主事王純奏乞召還王恕以竟其用。上命杖之降貴州思南府推官。

純言。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家懇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於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遂吏部

降調。

調兵部尚書馬文升於南京兵部。叅贊機務。

時貴州都勻黑苗㢤靖。守臣倚內援。請發雲南四川湖廣兵征勦。文升持不可。奏差郎中御史各一員往彼勘處。以果無他虞。忌者營內旨調之。

命刑部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宣慰使楊愛爲其兄宣撫楊友訐奏事情。

喬新言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

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僉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則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既而訊鞫知友欲奪愛宣慰肆爲誣罔。具以上請。且慮其兄弟相讐殺。遷友他郡。邊境以安。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劉瑋密計安置楊友于保寧府。

瑋奉旨革罷友宣撫。幷其家屬發保寧府安置。瑋以爲安寧道路險遠。城堡堅固。友之弟敏及其所親附夭家仲家土兵素號驍勇。而其親屬又有爲之謀主者。萬一負固不服。而連結其黨與以叛。則不免爲地方之害。乃

閱其所奏　詔旨先遣友所親信者二人詣安寧慰諭友家屬謂巡撫以宣撫遠出其弟年少特遣吾二人者護其印信以防外侮又遣能幹土官數人各領土兵分截安寧所出入之路又榜示天家仲家諭以逆順禍福。又揭通衢懸重賞以購爲楊友主謀者區畫既定乃宣示詔旨遣官詣安寧收其家屬印信發遣之。

敕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戸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於南京禮部。

忤萬安等調之。

改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

裕在部每當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　皇
天鑒之四字與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員缺并選
人姓名品第校量筆之於牘至期引奏畢對牘塡榜更
不移易且免錯誤。

調禮部左侍郎徐溥於吏部仍兼學士。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於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
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
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
請已宅獻而託芳請襲侯芳言于　上而許之既又市
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內閣辦事

太監懷恩在鳳陽嘆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巡撫都御史鄭時因左道惑衆嬖倖弄權上言利國保民五事忤旨謫貴州左參政

先是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抄錄異書爲名貪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有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十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顯用事故時言五事一曰盡誠敬以回天

意。二曰明理義以杜妖妄。三曰減進貢以蘇民困。四曰息傳奉以抑僥倖。五曰重名器以待有功。專爲芳發也。芳輩譖而謫之。陝民哭送若失父母。繪像祀之。

以謝一夔爲工部尚書。

以倪岳爲禮部左侍郎。

淮北山東大饑。

命副都御史賈俊鎮守臨清。

起副都御史李敏總督漕運。

十一月。起致仕劉敷爲右都御史。掌院事。

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

妖人李孜省以通政使侍經筵。諭德傅瀚進講。極言沐冗

官孜省銜之。

十二月。六科十三道給事馬銓丁隆等劾戶部尚書劉昭貪濫。革去太子少保。致仕。

初昭子綺納粟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夤緣典司鑾輿。至是事覺。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為民。

太監帛眷傳旨。降廣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為縣丞。調雲南邊方。

毓元江西新喻人。為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疏留中不出。後循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

是命。
詔發內官熊保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賣發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萬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冬旱無雪。

詔吏部查傳奉官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厥明大雪。

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道復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敕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詔吏部降黜其下獄者皆逃自軍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懽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

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

舊例考察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

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降調簡僻衙門用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

辛亥。萬妃卒

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侍 上於青宮。 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毎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幾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倖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倚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

兵搆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知府

初守隨為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銜之及守隨來朝乃譏于 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國子監生虎臣上言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臣陝西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

潮以倫登眺。臣上疏極諫。 上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鐵索鎖項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與臣七品正官。誾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碍嘉縣知縣卒。

二月。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主考會試。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

時聘教官多非有學識之士。故罕稱其選。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內閣學士彭華以病乞致仕。許之。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費宏劉春涂瑞進士及第。程楷等一百一十名進士出身。馬景昌等二百三十八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石瑶傅珪吳廷舉王鴻儒楊廉羅玘鄒智俱著名。

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命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屠滽勘處安南侵侮占城事宜。時占城王古來爲安南所侵侮。挈國族奔船廣東。訟冤於朝。守臣以聞。方議遣官。而人皆難之。時李孜省因欲

傾滽，薦滽往。命下。物議怖恐。有私爲謀曰。盍以　敕示
衆。猶可別圖避就。毋落其機穽。滽笑却之。即日戒行。比
至。獻策者或曰安南藩臣也。當爲問罪之舉。或曰占城
脆弱。遣回國。莫保後艱。宜留置之。滽曰。用兵則毒民。避
強則取侮。皆弗聽。乃詣蒼梧諸郡。覘知其情狀。移檄安
南。諭以禍福。俾圖逆順。安南大恐。辭對甚婉。滽曰。此謂
不戰而先奪其氣矣。可因撫而兩存之。遂罷安南而召
古來。諭歸國。滽欲以軍護其歸。守臣忌不肯發。乃即召
募千人習武事者。乘海船二十艘以往。無勤民。古來感
恩。以金銀器飾異香番木若干獻謝。滽却之。既抵國。復
遣使馳謝。并以聞。　上嘉其誠。命受之。滽辭曰。綏遠之

仁繼絶之義在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又懇辭從之令貯禮部自是二國輯睦

四月禮部侍郎致仕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妬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張悅爲工部右侍郎

召南京國子監祭酒王僎爲工部左侍郎

五月敕工部尚書謝一夔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尋遂憂

憤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一夔江西之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修撰。歷官工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疏。故以永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而卒。一夔平生篤于友義。初舉會試第三。實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直。直與李孜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所爲。而鄉人有忌一夔者纂修憲錄。遂併入之。

詔亢旱踰時。田苗枯稿。已嘗寬恤刑獄。條示合行事宜。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庶吉士鄒智上欽崇天道疏。不報。

智言。陛下之于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臣願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得參錯于其間則天工亮矣又言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臣願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狀彈訶或令入閣參議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則天聽開矣又言兵部尚書王恕元勳碩德顧削其爵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皆使

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一遂臣願各召用之以圖來効
則天心協矣又言我 太祖鑒前古之迹識禍亂之原
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人主大權
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
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
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于軍民臣願深究其本
則弊源自清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鄖陽府

初清爲刑部員外郎劾奏浙江淩轢藩臬比還得紹興
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譎
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假以微嫌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錦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郎陽。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聞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部尚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聞。囑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盖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改總漕都御史李敏巡撫保定。

以右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

福建自成化十五年上杭盜起。停巡撫。至是因海寇發。故用之。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以災傷免陝西西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一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安府知府張弼卒

弼松江人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横浦横湍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祀之

以右僉都御史丘鼐巡撫四川

陞工部侍郎賈俊為工部尚書

以右副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

七月召致仕兵部尚書余子俊復任加太子少保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九年考滿詔加少師兼職如故降敕奬諭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唐瑜被劾免

甘肅兵政久弛至則陳時政四兵備五罷叅將田廣奏起才將許寧李瑛勞邊軍恤陣亡邊人欣然會中貴人以事諷瑜不從廣等媒蘖之竟坐事去弘治五年詔復故官致仕

八月庚辰上不豫

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官朝皇太子如常

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漸召 皇太子受遺命

上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

與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初六日壬寅。皇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大行 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

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妖人李孜省伏誅。

妖僧繼曉發原籍爲民。

太常寺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

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追奪累次誥敕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吏部尚書李裕、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以人言乞致仕，許之。

詔斥倖監梁芳、陳喜、韋興往孝陵司香。

十月丙子，五更星變，下詔求言。

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朝宁之間，人馬辟易。

庶吉士鄒智上疏言內閣萬安、劉吉、尹直皆小人，不退王

恕王竑彭韶皆君子。不進，由宦者陰主之。不報。

智言星變見於朝廷，盖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主之也。願　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

之功夫之講也。

進士李文祥上新政，切直。大學士萬安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遂補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舊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

丞著歷練。

郎中夏崇文乞容李文祥劉忠義以感人心不報。

壬午春　憲宗皇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議祧廟。

國朝自德宗至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號大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始祖既以配天又

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 憲廟升祔請并祧 德 懿 熈三祖自 仁宗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弘謨及侍郎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我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還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 太祖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熈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熈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尊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

册妃張氏爲皇后。

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恩以直道居鳳陽。上知之召預政。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

喬新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内閣言新君卽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

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謂去萬安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鄉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卽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

詔廷臣議紀太后享禮

尚書周洪謨同侍郎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

后稷之母。故周祀有享先妣樂舞。盖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皇妣神主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四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之。

以少詹事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

召順天巡撫彭韶爲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諡　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祀奉慈殿一歲五饗。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

縣丞徐頊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仇

當時診視太醫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內閣尹直擬旨以外而浮議已之。

禮部覆奏請拘萬家親戚眷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而浮議也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眷思不已。

上念吳后保抱恩　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大學士萬安罷。

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進士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章疏至閣示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懼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

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左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

刑部尚書杜銘乞致仕許之

銘因安去位人言及之故去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沿河蘆洲率爲中官據占有訟者輒云買物進奉今　詔罷進獻乞以蘆洲還軍民詔下所司知之

中官銜甚。潛令所司寢不行。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先是濬以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者。分門類輯。附以巳意。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尹直致仕。

科道劾直阿附李孜省。故乞休。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司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千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壞。撤其材修之。

進劉吉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吉與萬安尹直同招清議。善駕御科道。致慇懃與之交通。曲意扶持科道。故皆被其籠絡不劾。

加祀先師孔子籩豆舞佾。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籩豆爲十二。佾舞爲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議上。

止加籩豆舞佾焉。餘如舊。
陞戸部左侍郎王佐爲南京戸部尚書。
召總督漕運都御史李敏爲戸部尚書。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改南京禮部尚書耿裕爲南京兵部。參賛機務。
以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卒。
竑江夏人。初爲給事中。當郕王監國。捽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益重。平生守正。妖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

陞謄黃通政黃孔昭爲工部右侍郎。

虜寇甘涼蘭輩。

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左庶子謝遷言　上方諒陰。不宜有此俟山陵既畢徐議之。　命禮部如遷議。

十六卷終